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十二

明宮保尚書壘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用人譜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唐虞之際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咸服
在列中外有統天工寅亮各辦一職以盡其才
而世守其業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敷言試
功咸熙庶績乃咎繇知人官人之謨則又盡性
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而三德六德所由宣嚴

于邦家翕受敷施所由贊襄于有位豈非任官之極軌哉嗣是自夏而商迄于成周莫不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禹以之額俊湯以之不釐武王承之則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迨周公相成王建三百六十屬悉統于太宰一兩六敘八五五六計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衆正效能而萬機理羣賢豫附而泰階平胥是道也後周之衰小人各援親黨君子遐棄後使不均于是十月南山繁霜北山雨無正之詩作矣齊桓公

用管仲而高國隰明王子城父等文武隨其器用晉文公用胥箕欒卻之屬掌其近官而先軫狐偃趙衰交讓秦穆公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楚莊王使蔦敖爲宰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晉悼公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其稱于春秋內外傳者班班可紀也漢制郡國之官非傳相其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守相得辟除署用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

守相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郡國守相
高第者則擢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則擢九
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爲御史大夫高惠之際疎
節闕目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俱不得推
擇爲吏武帝舉賢良策之董仲舒爲對首延文
學儒生待詔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
子羣才嚮慕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
于賈豎衛青奮于人奴去病顯于寄緘日磾出
于降虜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篤厚則石

建石慶質直則汲黯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
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
下閎奉使則張騫蘇武得人爲多而各盡其才
度其後因外事四畧內闕經費入物補官賣武
功爵作鹽鐵家富者爲吏株送徒入財補郎郎
選益衰矣宣帝綜覈名實謂太守吏民之本不
宜數變易故二千石有治效不輒遷褒以璽書
增秩賜金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

次用之良吏于是爲盛成帝建始二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尚書之重始此昭帝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帝時尚闕閱所徵舉皆特拜不復簡試故守職者益懈至順帝時宦倖用事引援侄弟吏事日非災咎盜賊屢見孝桓之世貂豎充朝重封累職卿校牧守悉出其門太

尉楊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振肅焉桓靈之際帝自賣官東園西邸各有定價亂亡之習焉足道哉魏初毛玠與崔炎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天下士莫不以清節自勵蜀諸葛亮辟舉俊乂出于公平西土咸服晉山濤所甄拔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簡文帝時衆官漸多遷轉每速而魏晉以來所立九品中正之法諸賢論建多欲廢罷者何以其寄評論于一人之口中正之名非不善行之者不善

耳唐銓選考功掌于吏部考課之法差以九等
又有二十七最貞觀初疏都督刺史之名于御
屏得其善惡之跡輒註于下以備黜陟玄宗命
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大抵唐
之官制多沿隋舊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
府位敘之品自一品至九品有京職事官有外
職事官太宗定制內外官爲七百二十員已復
有員外檢校兼守判之官至景龍復有斜封墨
勅之制玄宗復增定官制別置學士院專掌內
命拜免將相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憲宗時
又置學士承旨館閣翰林握奧樞始此吏戶禮
兵刑工六部尚書侍郎又爲後日六部之前茅
矣宋時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以差遣爲資科
目保舉任子兼行而稍重兩制資格尤繁云元
起于沙漠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
但欲私其族類而不知風聲謠俗南北異宜况
于華士捉刀幕中率非上駟乎宜政紛俗剝而
真主雲龍風虎之會遂收混一之功也

用人冊 策同

國朝文武並用文選主于吏部武選主于兵部
入仕之途非一端大要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
吏員資格止于七品用之爲佐幕而止監生則
出自學校之員選及舉人肄業太學者進士亦
循其甲第以爲出身之差及功績顯著則不次
擢用武選主于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
功次而用其後也獨用任子之法父子兄弟相
繼爲世職而三年一武科邊塞行伍亦可累功

拜大將不專于資格矣然開國靖難遜國諸臣
才節彪炳徐中山常開平李韓公劉誠意雲蓋
龍變蓋先後無耦焉

高帝甫下金陵旌故元大夫福壽子祠春秋才
故元學士危素授之官而爲其失節竄臨淮不
復用微示天下以軌矣是時方拮据馬上乃馳
書幣聘宋文憲王忠文陶安魏觀等俾之司綸
綍恩禮備加而亡何忠文與吳忠節能殉滇孫
左司能殉浙葉南昌能殉江右至于鼎革之際

鐵方陳卓之流爭先就義者何衆也則高帝之所風上以實求下以實應也

列聖益培植之于忠肅王文成出而勸大難楊文貞蹇忠定夏忠靖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出而握銓樞庶幾事功有徵矣而劉李章鍾之抗疏是以諫明節也陳劉孫李之殉義是以守明節也弘正間天下不勝其質淳發而爲李何楊薛輩相與修明騷雅西京之業翕然文矣李危論以抗璫楊批鱗而遠戍文而未始無

節也乃隆萬以來事功之臣如新鄭之策塞下享六十年之昇平節義之臣如吳下吉州之劾權相扶百千世之倫紀文章之臣如介州歷下之擅長詩文存兩漢三唐之聲氣三者之所波流豈無有尚通以就功立黨以稱節浮薄標榜以稱文者然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論自定也自理學出而三者俱下風矣夫篤行如河汾卓識如姚江疇得而議之乃其波流則未免因闢門之廣大以同異爲正邪不以正邪

爲同異而澌修合汙之徒亦竄于其中而莫可
迹焉近二十年摧折之餘士大夫不難勾輿援
爲自立之計明日張膽以驕人者有之寒心變
色自慙者誰乎又世道人心升降之一大關也
夷虜穿塞羣盜滿中原天災流行人民困苦徵
求苛急徒煩

至尊宵旰是誰之過與今夫人之見用與用人
之人疇非謂桀然有才者哉徒紛更腹削陰耗
天下之元氣又安能張天下之神氣是治才與
亂才所爭只毫釐渺忽間而其所貽之禍福寧
直千萬里而已耶爰啓

聖明之厭薄謂科甲無人因多方以索于科甲
之外保舉換授特用紛紛其功效大畧可觀矣
世變江河人心蹊徑取糊名易書之人縱不得
人猶天之人也此外皆人之人矣胡不觀二百
七十年來之事功節義文章其人果安出乎破
格于格之中可言也破格于格之外不可言也
夫漢臣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者刺史二

千石得專誅賞辟召署置今府部省臺監司守
令內外相維大小相制若犬牙然若束縛然故
雖忠實効計之臣而孤立無援方寸之簡彈抨
若振落矣雖擁連城百萬之衆一赤衣吏將片
紙詔而繫其項矣人臣中雖巧如莽戾如卓雄
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
才如管葛不得而盡用其聖與才也無他法爲
之束詳于弭亂而畧于求治耳舜止五臣武曰
十亂選擇貴精倚任貴久諸楊歷相 三朝

長陵卽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
尚書止四人今龍飛十五年以來綸扉之旅出
旅入三十餘員矣吏部之長六員若踐更兵部
之長十一員強半不獲考刑部之長七員卽五
員下刑部獄朝而列九卿掌國家之命夕而髡
鉗關圜土對簿爲蒼頭廬兒所笑曰若安能長
主我也豈不傷國體而寒士大夫之心哉倘亦
從來密勿造膝未有以寬大之說納牖者乎合
聖心轉圜一日而詔起廢頌繫釋滯錄謫戍城

且削籍者可見天蓋地載

聖心原無畢世之怒而臣鄰之羣未渙彼此排
陷莫肯遵

皇路之蕩平耳願今日見用之人與用用之人
與用用用之人俱當仰體

天衷以精擇爲杓柄而以寬馭爲轡銜

朝廷之上邊境之外合羣策羣力豈有不收腹
心干城之助者哉

理財譜

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人
貢棊楸遷有無萬國作又殷周之盛詩書所述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之法莫詳于周官冢宰所職以
九賦歛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當其時井地之
法寓兵于農無養軍之費卿大夫祿取諸邑采
無廩官之費關市之賦以待膳服邦中之賦以
待賓客其四郊山澤幣餘各有賦則用各有經

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
妄供百司不敢越式法而妄求豈非節財之道
乃其所以爲生財之道與太公治齊制九府圜
法通魚鹽之利而因其俗貨寶于金利于刀流
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財用足矣管仲相桓公以
爲五穀食貨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也在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穀有貴賤令有緩
急物有輕重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
之不給又齊有展渠之鹽乃伐芻薪煮海水征

而積之梁趙宋衛濮陽盡饋食鹽糴之得成金
萬斤齊以富强計然輔越重積著以時用知物
無息幣知貴賤爲要貴上極反賤賤下極反貴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兵强漢世
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鈔
有算鹽鐵酒醪有權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準
之利算賦更賦之錢又有贖罪賣爵之目盖其
後濫觴也然高祖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
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

沐邑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初興時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制節無他靡耗文帝儉樸爲天下先惜露臺百金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民人樂業戶口滋殖景帝雖益造苑馬宮觀而匈奴和親天下無事故曰文景富饒武帝承文景之遺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充溢露積至腐敗不可食自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越司馬相如開西南夷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天下靡然

發動騷擾而相奉縣官大空于是更錢造幣以贍用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制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貨物徵其貴賤坐市列肆又令民入粟補吏罪以贖免于是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乃大修昆明池作柏梁臺封禪禱祠之役紛紛起矣元帝時天下大水民多餓死納貢禹言令大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又罷角觝諸戲

成帝時天下安樂俗尚奢侈然戶口最盛矣王莽時帑藏錢帛珠玉甚盛而邊兵二十萬人仰給縣官橫征暴斂又令公卿以下至黃綬吏皆保軍養馬吏復盡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其亡忽焉光武中興利源澄白不相淆亂立尚書鈎考帑藏及郡國轉漕穀馬防閑密矣顯宗卽位民無橫徭壤土日闢安帝末初之後以及延光永和建寧賞賜無度羗戎鈔掠天子至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猶不足用光初元年遂

闢西邸賣官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後又課修宮錢列肆後宮帝親着商賈服販賣爲樂西園之藏充物及董卓催起之亂帝后出走野曠園菓以爲餓糧西邸西園安在哉魏武屯田許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及至明帝不恭滯于宮禦興師遼陽坐甲江甸國乏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旣平孫皓總有三吳西蜀之資物流倉府增飭官闈服玩相耀于是王君夫王武子石崇等布金墻

之泉粉珊瑚之樹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四百萬疋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返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懷愍之際饑人自相啖食劉曜陳兵中外斷絕麴屑供御物盛則衰固其理也元后渡江庶事草創庫中賣練孝武之末時和歲豐稍爲給足宋高祖文帝並崇節儉故有宋初治號稱元嘉明帝黷暴天下騷然齊高帝以儉率下君恒則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如土武帝猶遵前躅鬱林失道賞賜無稽東

昏侈麗潘妃步步生蓮虎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它可知也梁值侯景之亂宮祿不敷陳高雅尚儉素後主荒淫稅江稅市徵取百端自招亡滅隋帝政稱仁儉惟令楊素造仁壽宮死者萬數是時南北混一戶口益多煬帝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建東都幸廣陵事遠碣開西域築長城鑿沁河徵求苛急百姓廢業盜賊衝擊大業歸唐百姓始乃蘇息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之法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

無所損貞觀之治民物蓄息至有歲斷獄纔二十九人可稱太平矣高宗承之海內又安武后之亂民不勝毒玄宗開元之際米十錢三十其後浸驕于佚樂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燕私每一殮水陸畢其費中人十家之產而立簡校進食使殊可笑也祿山之亂帝出次咸陽僅有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兩京陷沒天下蕭然肅宗卽位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江淮置稅

庸使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度道士僧尼賜明經出身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千大曆元年徵及青苗地頭等錢自第五琦貶以劉晏韓滉分治代宗與回紇和親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白餘萬匹垂留意祠禱焚帛玉寫浮屠書度支臬賜僧巫歲以巨萬計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競以供輸進媚矣德宗卽位用楊炎言以財賦歸左藏罷生日貢獻時委計轉運使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募

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食貨輕重之
權悉在掌握而疏通之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其簡校簿書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晏
恒謂理財以養民爲先蠲免賑恤以時民不至
流徙故戶口滋殖財賦倍裕及楊炎爲兩稅法
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不給涇原
兵反出幸奉天帝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具疏切諫卽去其榜
朱泚旣平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以徼

恩澤而裴延齡尤以聚斂用事斥逐陸贄時人
側目比延齡死天下相賀憲宗初亦頗約費用
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訾藏皆入內庫皇
甫鑄以吏道進由聚斂旬剝爲宰相益以巧媚
自固穆懿之際兵荒旁午度支窘困昭宗在鳳
翔爲兵所圍六官及宗室多餓死遂至于亡宋
初令三司每歲具見管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
太祖太宗恭儉簡易上下給足真仁承之經費
寢廣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夥南郊明堂

賞賚至一千八百萬度支告訕蓋是時中書主
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經制參錯
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王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
賦而國用足司馬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
乃甚于加賦爭辨不已安石堅帝意與呂惠卿
章惇魯布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而農田水
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
繼並興天下騷然安石且附會周禮持冢宰掌

邦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與三司分權而藉
其數于御前謂之旁通簿哲宗時司馬光雖請
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
故至紹聖元符務及元祐之政章惇遂以財用
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
之罪及徽宗立蔡京以豐亨豫大阿帝意始廣
茶利以音侈蕩上意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
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吏祿泛冒已極蔡京侵
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崇寧以來官膏石炭名

品瑣碎宣和以後王黼應奉括剝橫賦以羨爲功高宗渡江幅幘旣縮歲人自慳呂頤浩始創經制錢孟庾又增總制錢朱勝非又增月椿錢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權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萬緡大抵渡江後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賦入實過宣和之數一言以蔽之曰聚歛而已矣元初取民未有定制世祖立法一本于寬成宗時任盧世榮中書立規措所桑哥鈎考錢穀置徵理司上下督促天下騷然仁宗崇樸素簡儉之風二十年間人民甦祿厥後國用寔廣課入日增大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云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以其兼有裔夏省防邊諸費奈綱解網疎貪猾滿天下于是盜賊起爲蠹卒而真人建廓清大統之業矣

理財冊

夫大學稱理財冢宰制國用天下之所爲熙皞而來攘攘而爭朝野之執圭荷耒邊腹之舉烽

揭竿胥史之刻章僞書商賈之擅山幹海孰非
爲利而迂守聖門罕言之指耶

國家經制約畧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
六十八萬五千九百有奇京通二倉臨德淮徐
四倉每年運米四百萬石大倉應歲額運銀一
百四十九萬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
四萬四千八百餘兩歲辦鹽價并引價銀四萬
六千一百五十八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
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

兩外絹絲苧綿多少悉載令甲二百八十一年來
無郊賚歲幣祠祿之靡視宋爲省然

歷朝之爲兵食而加至今日毋慮千萬矣爲宗
祿而加毋慮百萬矣爲內供傳討大工興作而
加又毋慮百萬矣太倉老庫之積若掃閭寺馬
價之儲若懸磬矣辰下戎盜交訐司農盱衡仰
屋秋毫皆加之地畝而關權市稅契稅皆倍徵
淮鹽一課漸加額至一百五十餘萬他課可知
而接納入貲爲郎入貲事例頻增猥及冗瑣卽

古賈爵遺意雖使系孔復生此外更能借一箸
哉先儒有言曰富國易富天下難富未開利之
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夫管子計然古所
稱能富國者也究其術管子自教督桑麻六畜
之外則官山海所謂負海煮海負山鑄山籠百
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制罪大小贖以兵甲
鈎金束矢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買莒
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與物而已貨
殖傳載計然之言曰知闔則修備時用則知物

積著貿易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行如流水
遂以其貲橫行江湖間然此一方耳四方皆隣
也肥瘠不相關故得而發我之贏中彼之所急
收彼之無用爲我之有用毋之權長在我而子
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故曰富國易
也今天下一家肥在左則瘠在右肥在近則瘠
在遠肥在北則瘠在南故曰富天下難也漢興
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宮室湯沐不以煩大
農武帝蒙故因遺南征北伐遊幸禱祠臺池河

隄之役竝興水衡少府金錢米粟盡矣桑弘羊
爲治粟都尉置平準京師補官贖罪告緡算商
一歲之中太倉甘泉滿邊餘穀天下用饒今世
儒者掩口不欲道弘羊弘羊故心計臣非齷齪
小拘者比也然謂弘羊能開之則可謂弘羊能
生之則不可今世關梁有權山澤有賦商有稅
鹽有課船有料弘羊所行已強半行之特未坐
市列肆耳弘羊如在更何所加或曰唐不有劉
晏可師乎肅代時邊內供悉仰給于晏之十五

道晏好用士人之廉勤者吏特書文符捷得四
方之豐歉物價之貴賤隨時輸糶兩利俱濟寬
于鹽商之資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以收漕
實而已今時卽有如晏者能聽其自辟召立富
貴人乎能聽其金錢便宜出入乎左右不中制
臺省不外議乎故欲清屯而東南之屯賦有三
之者有食之者未嘗曠也西北則亢燥地多沙
瘠老家軍月食七八錢耳責之戰責之守能責
之耕乎歲不入能再備牛種乎雖有將官之養

廉豪右之兼并而將官豪右之賦之粟自在也
近時報收籽粒者率扣軍糧以蒙大農耳若京
東水田之說自元虞集時至今托之空言蓋西
近京地夏至以前無雨土脉疏直不似東南之
田一尺之下便有橫焦可以居水而沿河傍溪
種禾之畝皆係民業賦粟亦自在也原無閑田
徐貞明客談一籌當與潞水空流耳又有云當
復種鹽舊制改葉淇之議仍令輸粟于邊不知
預支商課已十餘年重新勒商人墾上西北整
齊安頓又費一二年此十數年千餘萬課何處
取補故拘古守文之難于行因時利導之易爲
力也然則將如之何此在

人主精思之委計于大臣而後可也今時大病
全在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如京營軍十二
萬東南輓四百萬之漕以供者不過壯儀衛而
已能緩急倚乎錦衣暨騰衝府軍四衛之技光
祿之厨役以虛糜數萬計能清覈乎南京之軍
月支糧八萬常伍皆黃口皓首僅各營所挑選

鋒又食雙糧人不入千耳能緩急倚乎胥史之
月糧能清覈乎各鎮之兵無甲馬者十而九能
緩急倚乎將官之包兵能清覈乎故必省兵以
精兵精兵而餉乃可省也至于宗藩旣開科貢
入仕則因各府之祿數限其倉口以漸卑漸疏
之減而均派于多名多封之增若贍田之請行
之萬世民無田矣可無及時已乎親王初封除
嫡長子襲親王衆子爲帝孫宜封郡王固也越
一代衆子爲王孫矣衆封郡王則後之將軍肩

摩踵接爵高而祿厚倉口又寧可限乎至罷不
時宣索而六宮之用簡則戶部舒停非時工役
而將作之用簡則工部舒德莫大乎節儉節儉
者

明主之所優爲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此外
尚有可商者在疏海禁蓋東西洋數萬里之島
民需我中國絲磁緞布錫糖藥草香料不必得
必不休而島人天性善賈用大舶裝金錢市于
閩粵歲何止數百萬自海禁嚴官閉之而盜賊

開之五峯船主是也奸闌開之呂宋唐街之人是也近時之利又專于海帥矣紅黑夷賈我者非亂我者倘再有心計如今海帥其人官寵其利權數十萬可得矣若採礦亦天地之利但不令中貴人與其事無奏帶奸人之擾則黃白金之行于世者非從天雨也上世亦礦中物耳聽民之有力者爲礦長而官分收其羨若稅課然無不便者誠恐官閉之而盜賊開之中州礦盜千萬成羣非歟其又有糴買預備之策漢宣帝

五鳳中歲數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宣帝從之漕事果便今宜仿其意候畿南山東河南稔歲戶部及內帑多發銀于諸處不論穀麥雜糧買數百萬另貯京倉若江南有大荒郡縣折銀抵之可以甦民困可以備河哽作策兩便在委計得人設誠而致行耳此外若再需派于民桑孔亦笑之豈但管計杜口

哉

漕運譜

三代之前漕運不備著蓋自周九畿之貢天子宗廟百官之費取足于畿內諸侯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于時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自都達境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五伯兵車乘車之會如齊桓攘楚陳鄭供其資糧其屢晉文城濮之役館穀于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未見有居齋行送之勞戰國以來兵爭不息于是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及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使天下飛芻
輓粟起于黃腫邳瑯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
十鍾而致一石又使蒙恬攻胡戍于北河轉饌
以隨尉屠睢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丁男被甲
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漢
興與楚持榮陽成臯間蕭何轉餉關中以給軍
未嘗乏絕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之粟及有
天下漕山東粟給中都官歲不過十萬石孝文
時淮南屬漢繇使長安者履屨不數易不足以

至賈誼上書嘆息其苦孝武建元中通西南蠻
道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鄭當時爲
大農建議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
百餘里徑易漕天子命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
人穿漕渠三歲而通其後漕大便利而渠下之
民頗得以溉田時山東粟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多河東守番係言宜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蒲
阪不度可得田益穀砥柱之東無事漕已而渠
不利遂廢已拜張湯子卬爲漢中守作褒斜道

通沔渭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宣帝五鳳中
歲數豐耿壽昌言故事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給
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
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帝
聽之漕事果便光武中興經費簡約罷護漕都
尉官末年司空張純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
利焉安帝永初中虞詡爲武都守自沮至下辨
數十里燒石刊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歲省四
千萬司馬懿補魏用鄧艾策鑿陳項以東至壽

春河渠通漕運每東南有事從河泛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後魏轉運中州以
實邊鎮百姓奔波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
便置倉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費役爲
省隋文帝詔于蒲陝鄭許等水次十三州置募
運米丁又置黎陽河陽等倉轉相灌注煬帝大
業四年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達河通
涿郡丁男不供以婦人從役唐高宗太宗時用
物有節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開元中裴耀

卿條言江南送租庸調物自揚州入斗門入洛行八九月水漲淺不一轉雇水手重爲勞費宜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至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不停而物不耗失甚利也玄宗初不省後耀卿爲京兆尹如其言置河陰等倉凡三歲轉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肅代之際劉晏以戶部侍郎勾當度支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

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今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斗升溺者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于日中央之唐世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其後有韓滉爲江淮轉運使亦稱能與晏同宋都大梁以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通漕運而汴河所漕爲多太平興國初兩浙旣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慶曆後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

以本路綱輪真楚泗州轉般倉載塩以歸舟舟
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
歲捐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
曰放凍卒得番休船無沉溺嘉祐以後廢弛矣
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
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紹興
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輸行在江東粟餉淮東
江西粟餉淮西荆湖粟餉鄂岳荆南自是金元
南侵不能畫一矣元都于燕仰給江南運糧自

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灣旱站陸運
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已又開利津河入海
爲海口沙壅已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
河已又開膠萊河道通海費不貲迄無成功初
宋季有朱清張瑄爲人備海瀆沙清因賊其主
避跡往來海中颺忽各島爲攻剽熟知海道徑
利就元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遣載宋庫圖
籍從海道入燕都至元十九年伯顏請于朝命
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

艘運糧四萬六千石以明年至至大間用清瑄
爲萬戶府專督歲運海漕之利始博矣千戶殷
明畧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河放
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自浙西
至燕不過旬日自是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
一歲多至三百萬石視河漕之利豈不爲倍至
其河漕則自東平州安山開鑿北至臨清引汶
絕濟直屬衛河建閘三十有一名通惠河

明興運河大畧因之至元以後綱解紐弛方國
珍張士誠等竊據浙東西于是海運不至燕而
元不國矣

漕運

高皇帝定鼎金陵襟江帶湖舳舻鱗次倉庾充
仞天府有坻京之積不煩借著爲籌然給餉遼
東則仍元之海運于是河決淤會通河乃立陸
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下衛河矣

成祖都北平轉漕之政始重而自淮至黃多淺

灘跌跛乃用淺船剝運入河而仍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五十萬其海運踵元人之舊河運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然海險覆溺陸遞民困牛車會濟寧同知潘叔正言舊會通河故在也爰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濬之老人白英畫以爲元道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

水淺膠舟固其理也合築壩于東平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要濬也得全汶而湖深宜可漕于是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戴村遏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四南流以屬徐沛十六北流以達臨清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河淮乃設清江衛創淺船底平倉闊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掣而足六掣者

三尺也于時會通既道淮浦底績乃罷海運爰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漕河事經制篤密至今賴之初制蘇州并兗州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而沿江郡縣糧並輸于淮南直隸衛軍于淮運抵徐京衛軍于徐運抵德山東河南軍于德運抵通上輸太倉宣德五年巡撫周忱與平江伯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腳價并蘆蓆諸費兌與衛軍而直隸各省軍俱于其附近水次領兌是爲兌運成化七年

復用都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耗視遠近以爲差而臨淮徐德四倉支運七十餘萬皆各就水次兌之是爲改兌自是爲一代漕轉良法云然初時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尋至七升已有淋尖踢斛隨船餘耗已有糧運輕齎一六二六三六之名皆運軍僱腳補折之用頗稱饒裕至正德間運總巡倉各衙門呈驗扣除茶菓吏書門官斗級之類並有科索官旗多負責主

進不堪命矣嘉靖中申飭輕齎宜解漕運視驗
過淮予三之二餘俟完糧盡給大槩 國漕四
百萬八千九百有奇運十有二總領衛所一百
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
一百四十八艘民納糧一石實石五六斗率三
石而致一石于太倉使東南無曠溢沿途河伯
效靈驛路無哽豈不萬世無敝哉奈邇歲東南
奇荒市無赤米困麓空虛又以邊境盜賊交訐
御廩鮮三年九年之蓄勢難議折使者奉

璽書督趣天下大屈喉味一綫時有不逞之徒
候便搏掩更值深秋水渴銜尾爲艱軍艘盡凍
阻在北下令雇覓民船峻示過淮過洪抵通之
限中外警警然有以爲宜復海運者而漸試
于淮由遮洋出歲率不過萬石耳雇船之令
商賈裹足關權無徵勢不得不從各處水次
索疆拉就裝如驅牛羊入屠肆浙直販米之舟
俱不敢歸米痛騰躍勒旗軍親屬代兌悲嘆盈
途以一時之權宜釀四方之愁苦莫此爲甚愚

以爲莫若稍仿唐宋轉搬節級之意

祖宗輸倉遞運之規以直達綱法爲主八九月
算計冬至水澤腹堅之時如艘可不守凍者盡
趨之入通務令回空返濟在冬至之前可得三
分之二度其凍前勢難回空者或德或臨或濟
或淮隨時寄筭本艘限令回衛冬兌不過三分
之一其寄筭米淮濟臨德造募剝船二千隻或
以價顧價于原旗輕齎扣算候驚蟄凍解二三
月間運河閑空之時嚴催剝遞但行一年中運

並濟此甚平易宜民之術豈大農轉運不籌及
此耶而紛紛下令雇覓民船爲其爲海運之籌
者深慮一夫奮臂萬櫓皆停然

盛明威德無疆直螻蟻攘之耳若長恃海運豈
成時勢哉修之于

廟堂之上則四瀆之宗效靈呈瑞故曰王道興
而河出圖書魯轉漕之足云

造士譜

古之儒者博學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
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上
世六經未興而莫不有學以造士五帝之學曰
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有虞氏始卽學以藏
而命之曰庠又曰朱廩于是太學爲上庠小學
爲下庠夏后氏命之曰序取射之序也于是太
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而鄉學則曰校商人以
樂造士命之曰學又曰瞽宗于是太學爲右學

小學爲左學周人並建四學北虞庠東夏序西商校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又曰澤宮總爲國學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教以三德三行六藝師氏保氏樂師大胥小胥之備其官春秋冬夏之順其時干戈羽籥禮樂詩書之正其業至哉備矣而鄉學之黨有庠州有序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蓋無人不使之學也至其不率教者或

移郊移遂以屏之或候明撻記以並生之其服習必于仁義其聞見必于治國平天下之道士異日被選設施皆素所閱習其盛王之治軌乎周道旣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道之不行于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

之教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
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張
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貢終于齊子夏居西河
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
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戰國並爭儒
術既絀齊魯之間學者猶不廢至于威宣之際
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孔子之業而潤色之及秦
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六學從此缺矣漢興諸儒
始爲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如宣帝石渠故事和帝亦數幸東觀閱書林安帝薄文藝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頽敗順帝詔繕太學暨帝以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二萬餘人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桓帝時有甘陵南北部黨人之譏汝南南陽又有畫諾生嘯之謠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質僂節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竝危言深論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徒履到門牢修乃上書經告膺等部黨誹議
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治連及陳
寔之徒二百餘人禁錮終身自是正直放廢海
內希風望影者共相標榜三君八俊八顧八及
八厨之目興而黨禍益熾炎祚不揚矣魏文帝
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晉武帝憂勤軍國猶
復立學校太學生初三千人至大始時七千餘
人正始而後王衍何晏稽阮之倫恬放扇俗滅
視禮法王坦之著廢莊論以砭之大都縱誕清

高憲章顏雙五胡乘間而雲擾二京繼踵以淪
胥豈不可長太息乎劉宋四學而內雜修玄蕭
梁五館而外專奉佛事無足齒唐太宗置弘文
館引學士番宿更休閒輒召對聘天下老師淳
德爲國子監官生員至三千人數臨幸講經義
于是新羅高昌吐蕃高麗竝遣子弟入學凡八
千餘人侈袂方履肩摩武接可謂極盛玄宗又
置集賢院部分典籍又詔天下州縣各置一學
而擇師資教授焉不虞祿山之亂劫爲縵胡至

元和二年增定兩都諸館學生員之數有差然時佛老盛行韓愈獨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文宗定五經鏡之石亦寥寥可觀而德宇將摧軍旅之事勝俎豆矣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三舍者外舍內舍上舍也由淳至上考驗文行遞遷取旨授官慶曆時用范仲淹言州郡縣皆奉詔立學安定胡瑗教授蘇

湖間置經義治事二齋條式可觀遂召爲國子師視湖學加篤絃誦之聲徹于中外嗣是程顥程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道學之要發明光大之歸本六經天下稱爲洛學政和間嚴元佑學術之禁學官講業非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尊王安石爲舒王配享孔廟位次孟軻崇寧以來士子多徇其黨習經義則詆元佑之非尚詞賦則詆新經之失又指蘇軾爲邪學而楊時矯王氏之非者衆又羣起而詆嫖之會國事傾危圍城

中尚爭學術宋儒習氣大率類此南渡和議既成太學始建蓋秦檜用以文太平云孝宗時侍御史謝廓然請禁程頤安石之說而秘書郎趙彥中專攻洛學侍講朱熹召爲兵部郎侍郎林栗與熹論西銘不合遂劾熹竊程頤張載之緒餘浮誕傲倪亂人之首于時祖熹劾栗如太常博士葉適等亦類起乃出栗知泉州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迨韓侂胄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扼已也御史何澹劉德秀承旨疏禁僞學濂洛

關閩之書盡燬有胡紘者故常謁熹武夷山中待以脫粟飯不悅至是劾熹十罪并劾其徒蔡元定詔落熹職竄元定道州至理宗崇尚正學追祀諸儒寶佑四年丁大全逐右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黃鑄等六人上書言大全奸大全取旨削六人籍編遠州時號爲六君子而三學諸生喜議時政如故賈似道入相用術籠絡之乃加太學餐錢寬科場忌例三學諸生啖利銜恩目擊似道誤國噤不肯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

亦上書贊美挽留則視曩之忠直又大不侔矣
崖山之役陳宜中又安之乎此宋士之所以爲
宋士豈得與漢之鉤黨同日而語耶若元太宗
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學官世祖二十四年設
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
半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文具而與環立橋門並
言哉

造士議

人主所與共天下者士也士必學而禮義養其
心經術裕其才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豈君子不
學而能致道哉自虞廷三代以來士之有樹立
聲績輝映後先者皆學而入官未聞以政學也
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國子監隨詔天下府州縣皆
立學師生旣稟有司供饌令甲具矣猶時輟翰
林修撰簡討爲郡學官其視重如此已詔立社
學令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程課天下窮鄉僻
壤靡然知嚮方焉凡諸學祭孔子

上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御彝倫
堂諭祭酒卿等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弼
天下于道欽定學規嚴師弟子臨屬之禮而天
下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臥碑其中
大聖人廣厲師儒之意至哉備乎永樂初遼朝
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頒行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
學正學淵源揭日月于中天矣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選擇師模如正統時李時
勉陳敬宗爲祭酒敦尚廉耻睿宗之政肅如朝
廷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成化時欽諭學校豈出
錢穀之所其議以出資備賑補太學生古無此
比詔禮部已之于時陳選督學南畿羣士競奮
經學明通弘治時詔起謝鐸爲北祭酒章懋爲
南祭酒風規整肅教澤純和

世宗初載垂意典學御製敬一箴注宋儒程子
四箴范浚心箴頒行天下又用張璁議吏部考
察天下督學憲臣以勵存留者沙汰生員之例

萬曆初間一行之不久而復至今日學官弟子
員充仞宮墻矣三年貢舉

朝廷張天下以爲羅乃今中外兵荒日厯

宵旰一似未盡得士之用何也抑先民有言周
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上賤之也
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人孰不欲爲其貴而顧
爲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
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方今

聖明攬斷官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愚不
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倖道
大闢禮門微蕪勢在貂璫則士趨貂璫勢在樞
幄則士趨樞幄勢在朋黨則士趨朋黨介立獨
行命之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奧援有力便
爲時望所歸正色處中卽爲彈事所及法者天
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除吏自丞
尉以上承望風旨曲聽請托罔徇法矣官不必
得人人乃必得官甚至破格遷除人不必盡士
密網刺求朝逐隊于臣鄰夕捨頭于獄吏古之

時化天下之氓使爲士而今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爲市人嗚呼是士之在上者先以賤爲標則何怪乎士之在下者善恣肆諱而爲恢廓善干謁諱而爲敏給高者標榜以爲名趨附以爲名而陷名實所以媒利卑者武斷以爲利齷齪以爲利而驚利不顧其敗名至于文章關乎氣運者也操觚者盡廢先輩之風規法度或爲纖妍單露或爲浮冗莽雜或爲幽僻隱怪謾罵前楷自號當家甚至制舉義盡去股法章法題而題

聊鑿空捉影之談主者輒高第收錄于是士心若狂矣三代重太學今第爲富訾子弟榮身之途孝廉出身之徑而已則何若罷援納而以鄉試闈內所定之副榜充之約勒肄考積分隨等就選則貢生皆少壯入官矣罷舉人乞恩揀選而以會試闈中所定之副榜約勒與甲榜同除則鄉舉又皆少壯入官矣取其朝氣以爲國爲民行取陞遷不靳右職則鄉貢之才豈不皆爲甲榜之才哉不此之變計徒取日暮途窮者強

比于甲榜而同之吾未見其效也若精選祭酒
司業如李時勉陳敬宗其人精選督學憲臣如
陳選其人表正影端規繩教督彼自饒爲之又
何待宗伯瑣科條累煩

欽定哉三代以後惟漢能盡人才之用試取經
明行修醇正如董仲舒不阿人主正直如彭宣
不事權貴又若申公弟子孔安國爲臨淮太守
周霸爲膠西內史夏寬爲城陽內史碭魯賜爲
東海太守蘭陵穆生爲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
中尉關門慶忌爲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廢
節稱其學官則動時表俗濟濟乎稱王國之禮
矣又何必效宋人之紛紛議論哉

文庫

譜策

四六



